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　协办
有奖征文

父母爱看《邵阳日报》

林日新

父亲已经离开整整八年了。不过，他与母亲一起看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：破旧的红砖平房的堂屋门口，父亲戴着黑色镜框老花镜，微倾着头，一字一句地小声朗读报上的文章；母亲则一脸兴奋地端坐在旁，认真地听着，有时还站起身，伸长脖子……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我刚迈入教坛，在村小当班主任。学校订了四份《邵阳日报》（每班一份），一份《人民日报》和一份《中国教育报》。当时，我刚开始学习写作，但由于工资太低，买不起文学书，就靠学习报上的文学作品来充实自己。校长看到我爱看报，就让我管理报纸。

那年腊月，我拿了一叠旧的《邵阳日报》回家。我一走进院子里，看见父亲正坐在堂屋门口，手里拿着他不知看了多少回的《水浒传》——线装的，繁体字。我从启蒙就学简化汉字，从未学过繁体字，大多认不得，更不习惯看竖排的书，一看就头晕。

我把报纸从书包里拿出来。父亲看到了，喊住了我："让我看看。"于是，我便顺手把报纸给他。他起身进了堂屋，把手中的《水浒传》放在桌面上，扶了一下眼镜，便低下头认真地看起报纸来……

从此，我每次回家，父亲都会问我："有报纸吗？"母亲就揶揄道："你一个大老粗，天天问报纸，有啥用处？"父亲顺手拿着一张报纸说："头版是国际国内的重要新闻，看了可以知道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；第二版是地方的新闻，看了可以了解本地有趣的事情和优秀的人物；还有专门刊登文史知识与趣闻的版面，看了可以了解邵阳的历史……"父亲说得头头是道。

母亲似乎这才明白，原来看报还有这么多的好处。于是，她讷讷地说："你天天看报，可你从来不把报上有趣的事讲给我听！"父亲道："你天天埋怨我看报耽误干活，哪个晓得你也想听趣事呢？好了，以后我看到趣事就讲给你听吧。"

父亲说到做到。他每次从报上看到有趣的事，就讲给母亲听。有好几次，我放学回家看到他俩在一起读报，那幅温馨画面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，日久弥新。

十年前，我还用手机抓拍了一张照片，取名为《父母看报》，发到家族群里，结果大家都说好。恰好某老年报正在举行"老年生活纪实"征稿，我把照片投了过去，居然获得一等奖。于是，我把获奖证书和那照片用镜框镶嵌起来，挂在二老的房间。妹妹们看到了，就让二老拿着镜框拍了照，传到了家族微信群！

后来，我的写作有了起色，写的文章常常刊登在《邵阳日报》。父亲一看到便大声地喊母亲："娃他娘，快来看啰，娃的文章又上报了。"母亲便赶紧停下手中的活，在水龙头下洗洗手，用毛巾拭干，迈着碎步来到父亲身旁，听父亲一字一句地念着我的文章……

（林日新，武冈市作协副主席）

我的文学启蒙老师

张亦斌

前几日，石世桢老师发给我一张1987年4月8日《邵阳日报》的照片。这期四开报纸上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《交友不必求全》，那是我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文章。看到那张已经泛黄的《邵阳日报》，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。细细想来，我与《邵阳日报》结缘近四十年，最初是她的读者，后来成了她的作者。

1988年12月8日，刘鹏老师在"双清"副刊编发了我的小小说《别了，白马王子》，几百字的篇幅，真正的"豆腐块"。我拿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样报时，兴奋异常，心里像是喝了蜜似的。我上中学时爱好文学，常背着老师偷偷涂鸦，所写的文字大部分是通过邮局到编辑部转个圈后"物归原主"，还有一些则是泥牛入海，音信全无。《邵阳日报》发表我的文章，给了我极大的鼓励，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看到了异样的风景，感受到文学的力量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我更加热衷于文学创作，一有空余时间，就认真阅读《邵阳日报》上的文学作品，在稿纸上写写画画。通过阅读，对比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的作品，我明显感到自己的文字还停留在"学生腔"的层面，读起来苍白无力。于是暗下决心，一方面大量阅读经典名著，一方面沉下心来体验生活、潜心写作。我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写作，一边总结一边提高，终于又有一篇篇"豆腐块"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刊发了。在这期间，我先后得到了赵清云、马笑泉、李海燕等报社老师的关爱和指点。在这些老师的指导下，我写作的思路越来越开阔，写作的题材越来越广泛，写作的体裁也趋向多元化，写作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发表在《邵阳日报》上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。

有了《邵阳日报》的鼓励，我慢慢将目光转向了其他级别更高的报刊，先后在《湖南文学》《湘江文艺》《延河》《当代人》《江河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30余万字，入选70余种选集。此外，我还参与编写教育部统编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主题阅读读本系列丛书30余本。

往事如风，历历在目。纵是平常事，亦刻骨铭心。喜欢文学，也许是一时兴起，兴尽即返；热爱文学，一定是一往情深，没有理由。我本俗人，在《邵阳日报》的熏陶下，走上了文学之路。虽不知道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走多远，但我会一直在心里感恩《邵阳日报》，因为她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。

（张亦斌，任职于邵东市融媒体中心）

山清水秀　　曾晓红　摄

◆六岭杂谈

江上鲈鱼游何处

曾秦伟

杜牧的"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"，渲染的是生离死别。李商隐的"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"，咏叹的是悲伤情怀。过去总认为"小李杜"过分煽情，直到今年清明时节老娘猝然长逝，我才深刻体会了这些诗句。

老娘未曾进过校门，斗大的字不识几个，却对我要求严苛，认定"拼命奔跑"是改变命运的不二选择。我算得上天资聪颖，上松华小学起，背诵课文如得神助，奥数亦不在话下。

家乡的围子溪，承载着我们童年太多的欢歌笑语。她流进蓼湄河，拥抱田家渡，滋润茅叶渡，流向赧水，最后汇入资江。童年有无穷无尽的乐趣，放牛打鸟捣蛋、下河扯丝草捞鱼，这些记忆至今犹历历在目。"瑟瑟清波见戏鳞，浮沈追逐巧相亲。"瓶子、猴子、贵伢子几个，算得玩伴中的铁杆了。

鱼一多娘就唠叨，酸菜炒干鱼太过下饭，眼睁睁看着油米不够用了。这时，娘就会设定"休渔期"。其实打小我对呷鱼兴致并不高，规避繁重的农活才是捞鱼的本意。听接生婆梅嫡嫡讲，娘十月怀胎呷多了鱼，那时又缺盐少油，对鱼腥产生了抵抗。这十有八九遗传给了我。

娘还为我定了不成文规矩，无论何时捕鱼多寡，每次都要放生一条。说是利不可以得尽，事不可以做绝；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起初我并不明白个中道理，望着放生的鱼由慢到快游走，内心却总有一种释怀。

二十年前，我走进铁打的宝庆，"燃烧"青春。八年前来到魏源故里，适逢"脱贫攻坚"，我衣带渐宽终不悔。我无数次在邵水之滨，无数次在辰河之岸，找寻着我曾放生的鲈鱼，期待着神奇的遇见。

后来，为了圆老娘的心愿，我带她去隆回某医院，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。光明带给娘太多的欣喜。娘不无自豪地感慨，"积善之家必有好报"。我一个劲地点头称是。

发小玟子从小随父去了隆回。一天，玟子执意要请我们去河边鱼馆用餐。在餐馆的鱼缸里，一条肥硕的鲈鱼格外扎眼。老娘一眼就认出，这是我在围子溪放生的那条，因鱼尾上的记号很是明显。娘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坚持要出钱买下放生。娘的意见，我自然要听。只是一直不明白，人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巧合？

无论我的岗位如何变迁，老娘都要唠叨，要初心不忘。她每言及被我放生的鱼时，都会露出欣慰的神情。不明白未上过学堂的娘，却处处显得世事洞明，人情练达。

当年，我参与了犬木塘水库的前期规划。如今，水库的水清澈见底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若是娘能看一眼"新资江"，那该多好。

"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"我想娘了，夜深时就去资江边漫步。水深不知鲈鱼处，在与不在神相随。也许，遇见不如怀念！

（曾秦伟，任职于邵阳市委统战部）

一个小女孩与她的宠物兔

陈艳辉

豆豆，一个在双语幼儿园读了三年，越来越知书达理、喜欢跳舞穿公主裙的女孩。听说可以养兔子，她便义无反顾跟着我来到了乡镇，就读于与我任教学校一墙之隔的幼儿园。她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，梦里都在笑，公主裙不香了，因为她养了一只兔子（取名跳跳）。

我们安好家后，就张罗养兔子的事情。我和豆豆一样兴奋，她爸爸也很上心。那天，我们一起去农贸市场买兔子。走进店子，我们首先被一阵此起彼伏的猫叫声吸引。只见一个不大的笼子里关养着十几只小猫咪，挤挨在一起，热切地盯着我们，叫得楚楚可怜。豆豆被吸引到猫笼前，和猫咪打招呼问好，挪不开步子，吵着要买猫。

好说歹说，豆豆才不情愿地走到兔笼前。兔笼有一排，里面各种颜色的大小兔子都有，比猫咪安静多了。我们商量着买小白兔，但仔细挑选下来，最终决定买角落里的那只灰兔子。它文文静静，黑溜溜的眼睛充满柔情，似乎有许多心事等人倾听。豆豆说："我给这只兔兔取名叫'贝贝'，它是我们家的宝贝！"挑中兔子，我们欢天喜地，并买下了店里最大的笼子，作为它的豪华别墅，然后要求老板多给兔子一些白菜。老板说："兔子是不能吃白菜的，消化系统弱，不能吃含水分高的植物。"豆豆闻此言，眼睛睁得圆溜。好一阵，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兔子"爱吃萝卜和青菜"，不能吃白菜！

贝贝在更名为"跳跳"前，有过许多名字：多多、乐乐、粽子、汪汪……豆豆每天都在给兔子取名字，根本停不下来。

我说："豆豆，我们应该给它一个固定的名字。如果你今天叫豆豆，明天叫玉米，后天叫芝麻，请问你知道自己到底叫什么名字吗？别人怎么称呼你？名字多了就是没有名字，我觉得叫它贝贝就好了，你觉得呢？"豆豆算是同意了。

其实，买下兔子的第二天，豆豆狠狠难过了一回。因为，贝贝的右前爪竟然是断的！豆豆神情很难过，仿佛受伤的是她自己。她声音低低地说："它一定很疼！"

我说："是的，不过那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现在，它有你的照顾，它很幸福。"

"那它是怎么受伤的呢？"豆豆抬眼望着我。

"嗯，这是贝贝的故事，你等着它说给你听吧。"我说。

"可是，贝贝不会说话呀！"

"那么，我们知道它是一只有故事的兔子就好。"我摸了摸妞的头，安慰她。

她爸说："要不，我们明天去换一只回来吧！"

"不！"我和妞异口同声。我们喜欢这只有故事的兔兔。

豆豆心疼贝贝受过伤，对它格外照顾，有时会想象它受伤的故事。那天，豆豆握着贝贝的断爪，摸了又摸，吹了又吹，问我："贝贝的手断了，它能像'淘淘'一样跳得高吗？"淘淘是另外一个小朋友养的兔子，跳得又快又高，每次放出笼，一个人很难抓回来。

"当然能，如果你希望它能跳高跳远，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代表我们期望的名字。"我告诉豆豆。

"那就叫跳跳！"豆豆大声宣布。自此，贝贝更名为跳跳。

很快，跳跳就在学校里成了明星兔，大家的团宠。一下课，一群群爱心泛滥的小学生就会来围观，一个一个手拿青草盼它赏脸吃。豆豆幼儿园放学早，放下书包，她就放出跳跳。这时候，那些围观的小学生就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问："我可以摸一下吗？"豆豆就把兔子抱起，让他们摸。就这样，校园里的学生看到豆豆，就问："你的跳跳呢？"看到跳跳，就会说："那是豆豆家的跳跳！"

豆豆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她有一只兔子叫跳跳。那时，她的世界里全都是跳跳。她常常穿着兔子图案的衣服、兔子造型的鞋子，夹着兔子图案的发夹，和跳跳一起在阳光下蹦蹦跳跳。

暑假接近尾声，学校附近一农户在校园里晾晒稻谷。看到在稻谷上玩耍的跳跳，农户家的田园犬冲了上去。跳跳跑到了农户面前。农户把跳跳带出校园，放到了学校后面的赖皮岭上。后来，我们从保安那里得知了此事。豆豆要去赖皮岭寻跳跳。我告诉她："养在大自然里的跳跳也会很幸福。"

豆豆脸上挂着泪，问："它会记得我吗？会来找我吗？"

我说："会的。"豆豆笑了。

一年级的豆豆没有了跳跳的陪伴，但跳跳一直在她的心里。豆豆时常张望着赖皮岭，自言自语地说："跳跳，你想我了吗？"豆豆为跳跳画了很多画：丛林里的跳跳，有很多的小伙伴；梦里的跳跳，在和豆豆放风筝；太空船里的跳跳，在星星的照耀下给豆豆写信；城堡里的跳跳，在胡萝卜上跳芭蕾……

有一次，豆豆跟我说要学弹钢琴，因为她看了一个绘本——《爱弹钢琴的小兔子》，她觉得跳跳也许爱弹钢琴。因为跳跳，豆豆练起了钢琴。老师说，她弹得很认真很有感情。豆豆告诉我："我弹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的时候，就会想起跳跳的眼睛。"

感谢那只叫跳跳的兔子，它极大地丰富了一个小女孩的童年，带给她极大的心灵满足。

（陈艳辉，任职于武冈市荆竹镇中学）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有奖征文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